



OVERWATCH® DEADLOCK REBELS



第一章
LYNDSAY ELY 著



第一章

“麻烦”这东西，一旦被它缠上就别想轻易摆脱。你大可以想法回避、逃离，甚至是奋起反击，就像艾什对邦尼兄弟做的那样。可麻烦总能回到你的身边。

“我已经无话可说了，伊丽莎白。”卡尔森警长的胡子上还挂着面包屑，虽只有星星点点，却足以吸引艾什的目光。“我什么时候才不用再看到你呢？”

“我都说了……”艾什牙关紧咬，手指攥着丝绸裙。几个小时前，这条裙子还很整洁，现在却皱皱巴巴，沾染了血迹。当然，并不是她的血。“我那是正当防卫，是**他们**先对**我**动手的。”

警长叹了口气，几粒面包屑随之落下，滚向显示着艾什档案的屏幕。“那两个小伙子可不是这么说的。”

“看来，”她死死地盯着他。“他们不光会欺负人，连撒谎也有一套。”

但警长并不买她的账。她一眼就能望见他对自己的怀疑，就像他脸上的面包屑一样清晰可见。他并不相信艾什是无辜的，她对此毫不意外。

唯一意外的是，今天本就够糟糕了，猛然间居然还能更倒霉。



今天原本是个令人神往的日子。

艾什难得在旭日的陪伴下醒来，欢欣雀跃地等待着出发的时刻。在大部分的平常日子里，艾什的一天都是从鲍勃开始的，她的机器人管家会在出门五分钟前为她扯去毯子。鲍勃是一个技术先进、通晓情感的智械，自打艾什记事起，他就一直陪伴着她，是她的好朋友、好保镖。当然，他也会确保艾什能按时起床、准时到校。但今天，她并不需要鲍勃的帮助。

因为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——毕业日。这意味着她再也不用进入那座烦闷无趣的学院，也不必踏足令人窒息的学堂。更有机会看到瓦拉赫校长将她“永远拿不到手”的毕业证书递过时脸上的滑稽神情。

走过台前时，她也希望能在父母脸上看到同样的神情。

艾什洗漱更衣，将自己雪白的长发打理得锃亮。她踏上了家传老宅铅玫宅院的台阶，两级一跃地向下跑去，飞入正餐厅。她的父母总会在这里共进早餐。

但这间屋子现在空空如也，没有热气腾腾的咖啡杯，没有投映着无穷无尽的财报和销售数据的全息影像，也没有她的父母。

只有一束白玫瑰孤零零地插在红木餐桌上的花瓶里，旁边斜靠着一张卡片。

祝贺你，伊丽莎白！我们真为你骄傲！

读着眼前温暖的话语，艾什却变得冷若冰霜，房间中的色彩渐渐褪去，最终如玫瑰一般苍白。

我们原本约定好会在今天出席，然而在最后关头，有一场激动人心的商业并购需要我们亲自打理。不过，我们真的很为你骄傲，希望你能把这当作一个全新的开端，抛开过去的错误和麻烦，最终全心全意地接受我们的家族传承。

他们甚至顾不上为卡片署名。艾什皱起眉头，“我们真为你骄傲……”

这段文字简直是个笑话，糟糕透顶的笑话。如果他们真有那么骄傲，为什么此刻却不在这里？为什么又一次抛下她孤身一人？

家族传承，多么可笑。在房间的那一头，不知多少辈以前的先祖卡利多尼亚无神的双眼正望着她。卡利多尼亚创立了劲弩军武公司，为这家如今的顶尖高科技军火企业奠定了基础。而这一切都和艾什的父母无关，他们只喜欢游走在海力士、费斯卡、海德环球等等更有权势的公司之间，同它们的高管打交道，追逐着一笔笔生意，用与自己毫无瓜葛的成功作为交易的名声。

说起来，他们曾经确实很走运。作为一家高级定制奢华步枪的生产商，劲弩军武的业务多年来一直蒸蒸日上。智械危机发生后，军方很快就看中了他们。劲弩军武的AA92步枪性能出众，枪口初速高，因此成为了军方的制式武器。揽下这份合同后，他们的独家步枪品牌立刻供不应求。战争确实是生意的好朋友。

尤其是远在天边的战争。

许多大城市都遭到了战火的侵袭，然而劲弩军武的总部、这家人所居住的贝莱瑞地处偏僻。危机发生前，他们所能谈起的智械寥寥无几。战火几乎没有波及这里，公司工厂的飞速生产也始终不停。

如今，在“守望先锋”的帮助下，危机已画上句号。军火需求一落千丈，贝莱瑞当地的一家劲弩工厂已经关门歇业，艾什的父母只顾心系千里之外的生意，却对数世代以来承载着公司一路繁荣壮大的当地社区不闻不问。这算哪门子传承？

那幅画像下方悬挂着代代相传的“毒蛇”步枪，这是劲弩军武早期的作品之一，也是公司在军火市场中扬名立万的根本。这把武器虽有百岁之久，却依旧完好如新、百发百中。创新精神和卓越品质才是卡利多尼亚所追寻的传承。她决不让劲弩军武落于人后，始终在招募最出色、最聪颖的人才，始终器重着麾下的雇员——与其说是雇员，不妨说是家人。与此同时，她有棱有角、作风强硬，据说她要求所有员工，无论相识多久，都要称呼她为“艾什夫人”。或许是为了表达敬意，或许她只是不喜欢卡利多尼亚这个名字，就像艾什讨厌伊丽莎白一样，她们更喜欢让别人称呼自己的家姓。

沉闷的脚步声渐渐靠近，艾什也转过了身。鲍勃正站在餐厅的门廊里，硕大的金属手掌之间稳稳当当地摆着一个托盘，盘中盛有她最爱的早餐——淋有糖浆的华夫饼，和一大块**超级**酥脆的培根。

她喉头一酸，厉声道：“我现在看着像是饿了吗？”

智械只是朝她眨了眨眼睛，随后将托盘摆在桌上。一阵愧疚感立即涌上艾什的心头。鲍勃并没有做错什么。实际上，鲍勃是她生命中唯一的依靠，除了战争期间，鲍勃当时莫名地消失了。和其他智械一样，鲍勃在智械危机中不见了踪影，一去就是多年。艾什本以为再也无缘见到这位管家了，她从未想到自己竟会如此想念这个智械。战争结束后，他带着新生的情感回到了铅玫宅院……而艾什一直无法完全理解他身上的变化。不过他依然是记忆中的那个好伙伴，自此之后，他也始终陪伴在她的左右。

不像她的父母那样。

“他们至少应该说声再见。”她的声音在最后一个词上挂住了，神经也紧绷起来，似乎对自己颇有怨言，就像对父母那样。这不是父母第一次不告而别了，可能也不会是最后一次。她只能回想起宅院中不断蔓延、不停回响的孤独感——尤其是鲍勃不在身边的那些年里——还有父母不满她四处闯祸所造就的紧张感。

卡片在她手中扭曲变形。她为何如此气愤？

因为今天本该是个特别的日子，她的毕业本该对他们意义非凡。也许他们不过想在公开场合下证明，自己的女儿并不只是一个惹是生非的捣蛋鬼，比如在说服校内黑客将所有成绩修改成A时被抓个正着，或是在实验室大秀弹弓射术导致学校关停除污。或者，也许是艾什希望的那样，今天能让他们最终相信，她并非成事不足。她发誓要安然毕业，他们则承诺会亲临现场。

艾什觉得自己真蠢，居然信了他们的鬼话。

一缕晨光笼罩着桌上的玫瑰花，仿佛在标靶上绘出的小点。这正是她眼下最想对这个“和平象征”做的事——瞄准它，看着礼物四散爆裂，让花瓣与碎玻璃自由飞舞。如果“毒蛇”装了子弹，她一定会这么做的。

然而，艾什只是将卡片扔在壁炉台上，脚步沉重地迈向了大厅。经过鲍勃跟前时，他伸出一条手臂，拦住了她。

艾什叹了口气：“别担心，那个滑稽典礼我还是会去的！”

鲍勃竖起了脑袋。

“不，别去开车，我想走着去……就我自己。”

智械抬起了一只手作为警告。

“我懂，我懂，不允许这样。”然而艾什现在并不想遵守任何规矩。“不过我们出发前，你能帮我把金手镯取来吗？去年生日我父母送我的那个，我忘记戴了。”

鲍勃恭顺地转过身，朝着楼上走去。平时，这位管家会护送她前往学校。但是艾什现在并没有心情寻人作伴，所以她用一个无伤大雅的谎言支开了鲍勃。当他意识到手镯并不在她房间的任何一个角落里时（艾什的母亲上个月借去了，而且至今未还），她早就扬长而去了。



艾什踏上了河边那条通往镇上的小路。和她希望的一样，这条路荒弃已久，只有踱步的鸭子，和偶尔飞过的警用监控无人机。虽然艾什被宁静和孤寂所环绕，但她的情绪依然愤愤不平，也没法呼朋唤友来排遣心情。她是有权有势的艾什家族的大小姐，这一身份使大部分同龄人都对她敬而远之。而最近，劲弩工厂的关停还导致许多同学的家人丢掉了赖以糊口的工作。一些人原本只是回避着她，如今却开始公然厌恶她，由此引发的校园斗殴实在太多，她已经无法一一记起。毕业典礼正是她逃离学校的机会，她也早就迫不及待了。

然而，在河畔成排的景观树下，她可以自在地呼吸，能够在一时之间忘却宅院中令人窒息的孤独，假装自己正身处另一个地方——有着另一个截然不同的身份。

“瞧瞧，这是哪来的小鸟？起得那么早。”

艾什立刻停了下来，沉静的情绪也消失无踪。她在转过身前就已知晓身后之人的身份：乔迪和吉米·邦尼。这两个人比艾什小一级，整个贝莱瑞都找不出比他们更痛恨艾什及其家族的人了。他们的父母都在劲弩公司当牛做马几十载，却在工厂关停时被随随便便地扫地出门。

“哎哟，乔迪。”吉米咯咯地笑着。“这是那只少见的红眼孔雀吧。奇怪了，这只鸟的身边平时不是总跟着一个块头大、呆脑瓜的机器人管家嘛。”

太好了，这两个呆瓜正是她此刻最不想见到的人。“快滚吧，小子们。我现在心情**不好**。”

“说话别那么冲，”乔迪一边说着，一边和兄弟交换了一个艾什并不喜欢的恶意笑容。他们的年纪没有她大，身板却壮实不少。“毕竟你今天就要毕业了，对吧？恭喜啊！但你就跟我们直说吧：为了让你毕业，你爸妈捐了多少钱？”



艾什的心头涌起怒火，但她眼神依然冷漠。“不知道。但如果要让瓦拉赫校长给你们这两个满脑浆糊的讨厌鬼放行，怕是还得多掏上不少。”

邦尼兄弟俩的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。

“你以为自己口才很好，”吉米轻蔑地嘲讽道，“就算你们家有钱，也别觉得自己高人一等。”

艾什感到一阵热血涌上了脑袋，肾上腺素令她跃跃欲试。“噢，小子们，”她讥讽地露出一个耐心的微笑，“我就算穷到吃土，也照样不会瞧得起你们。”

这话本不该说出口，但她已经难以克制了。她的心中愤懑难当，如果邦尼兄弟愚蠢到敢挡她的道，那她乐意奉陪。

乔迪的声音尖锐了几分。“穷到吃土，哦？”他弯腰攥起一捧泥土。“那我们就帮你尝尝看吧，吉米，你说呢？咱们让这只孔雀的派对盛装接接地气。”

艾什挺直身子，脸上微笑依旧。二打一？更糟的局面她也经历过。

吉米猛冲向前，企图一把抓住她，但他的身手和头脑一样呆滞。艾什跃动着躲开了他的手臂，趁势猛踢他的小腿。吉米只来得及惨叫一声，就四仰八叉地瘫在了草地上。

一只有力的手掌抓住了她的前臂。乔迪的动作比他兄弟更灵活，他猛地将艾什向前一拽，想一个熊抱将她制服。但艾什在最后一刻俯下了身，用肩膀直击他的腹部。乔迪疼得喘息连连，摇摇晃晃地向后栽去，一时之间喘不过气来。一旁的吉米挣扎着爬起了身，因为屈辱而满面赤红。

“够了吗？”艾什啐了一口唾沫。“要知道，我可不是一整天都有空。”

吉米怒吼着又一次发起冲锋，狂野地挥舞着拳头。艾什闪过了第一拳、第二拳——胡乱的拳击如果命中，一定会弄乱艾什的衣服，但她知道如何躲闪拳头。

她也知道何时挥拳出击。只需等待一个破绽，然后……

她的拳头迅猛地袭去，正中吉米的嘴巴，当即令他跪倒在地，鲜血从他的唇间喷涌而出。

“你……”乔迪开口发话，他的声音低沉而冷酷，“现在我们要好好给你点颜色看。”他的手中突然间冒出一道银光。

一把小刀。

艾什紧张地退了一步，也许她不该这样招惹这两个小子，先是引发了斗殴，接着又落到这般境地。

但乔迪的举措让她无暇再给局势降温了，也没有理由这么做。只见他满眼怒意地猛冲上来。艾什侧步躲到一旁，抓住对方握着武器的手腕，同时一记肘击命中乔迪的鼻子，发出了令人愉快的嘎吱声。乔迪就此和兄弟一样瘫倒在地，小刀也从指缝中滑落了。艾什捡起小刀，一边向两个倒霉蛋示威，一边向后退去。

就在此时，警铃大作。两辆贝莱瑞警用悬浮摩托忽然出现，警灯炫目地闪动着。艾什意识到，一台路过的警用无人机一定注意到了这起斗殴。她迅速转过身去，但第三名警官已经来到了她的身后。

“不许动！”警官跳出载具，端起步枪瞄准了她。

艾什咒骂了起来，将小刀扔在了地上。

毕业之旅到此为止。



“我手下的警官发现你持有武器。”卡尔森警长闷闷不乐地说个不停。“还发现那两个小伙子血流不止，他们发誓说是你袭击了他们。”

“我知道看起来是这样。”艾什精心地粉饰着措辞，还挤出了一个无辜的笑容。她正在暗想着如何为邦尼兄弟的谎言而勒死他们，摆出这幅表情真不容易。“如果您能让我……”

“够了！”警长一拳砸在桌上，“你每次都有借口，伊丽莎白。你觉得自己仗着这么个姓氏当挡箭牌就能为所欲为。”

艾什嬉笑着说道：“才不是这么回事……”

“哼，这次可没那么简单，”警长啐了一口唾沫。“起来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他一把抓住她的手臂，将她拽了起来。

“嘿！”

“我看得给你点时间好好反省反省，说不定你能学着谦逊一些。”警长把她拖出办公室，穿过大厅，来到了警局中阴冷发霉、灯光昏暗的一角。一个她从未见过的地方。

监牢。

“别这样，警长。”艾什恳求道，“这完全没有必要。给鲍勃打个电话，他马上就会……”

“我知道。”卡尔森警长打开一扇牢门，把她推了进去。他的嘴角得意地上扬起来，“你父母又会掏钱来救驾，而且没人敢说一个‘不’字儿，因为这半个镇子都是他们家的。但这次我可不着急。你还没有成年，所以你不能自己交保释金。电话我会打的……迟早会去。但怎么说也得让你在牢里好好地坐一坐。”

牢门猛地摔上了。

“等等，请你……”在他大步离去的时候，艾什尝试过保持冷静，但不幸失败了。“见鬼，警长，你给我回来！”

但警长无视了她的抗议。看着他的身影渐渐消失，艾什抓着囚牢的铁栏杆，蔫了下去。警长不肯听她说话，他**从来都不听**。在这个天杀的小镇里，每一个人——包括她父母——都是这样。他已经给艾什的过去和未来贴上了标签：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，一个惹是生非的捣蛋鬼，一个威胁着他们的骄傲的祸害。

而她是否认同根本无关紧要。

“呵……”她的背后传来一个声音，“你这阔小姐还挺有胆量的。”

她转向那个声音。“你说**什么**？”

隔壁的牢房里斜靠着一个瘦长的人影，他的脚高高地翘在墙边的板凳上，帽檐遮住了他的面孔。“说你是**阔小姐**，那身奢华的打扮，我一看就知道。”他的声音低沉而细腻。

“少管闲事。”

他偷笑起来。“你就那么想看看牢里的风光吗？”

艾什眯起眼睛。“我一点儿都**不想**，我根本不属于这里。”

他推了推帽子，帽檐下是一个满脸笑容的年轻男子，他有一双锐利的棕色眼睛，其中一只因瘀伤而发青肿胀。“巧了，我也一样。”

“真的假的？”艾什嘲弄道，“那你的黑眼圈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这个？”年轻男子坐直身子，指了指那块淤青。“我的一个朋友跟一个农工闹了点儿……误会。我插手摆平了这事儿。”

“可我发现这儿只有你一个人。”

他耸了耸肩。“他跟法律已经打过太多交道了。”

艾什由怒转惊。“你……你挨了顿打，**还**替他进了局子？这听起来也太仗义了，而且非常愚蠢。”

“我说了，朱利安是我朋友，是朋友就得珍惜。”年轻男子站了起来，缓慢而有力地伸展了一下。“你呢？你是怎么进来的？”

“一样，”艾什反复打量着他，谨慎地开了口。他的年纪应该并不比她更大——或许还要小几岁。但他身上的别样气质令她明白，他已经见识过了大千世界。“误会。”

“看来我们有共同点，”他靠向监牢之间的铁栏杆，伸过了一只手，“怎么称呼？”

她犹豫了，但只有短短一瞬。“麻烦”这东西，一旦你见得多了，一眼就能分辨出来。另外，和邦尼兄弟相比，这个小伙子就像是一只友好的小狗。

她握住了他伸来的手。“叫我艾什，你呢？”

“杰西。”他笑得更灿烂了，“杰西·麦克雷。”



